小學文選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瑰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爲掾後謝病去爲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後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探測之者不能探測之 善注同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 薄

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銑曰帷帳鑒照也 舍曰廣雅曰鑑照也 孤鴻號外野翔 舍本作翱字 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鶩鳥好迴飛以比權臣思 舍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離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 銑曰言美兒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於綺 濟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兒也交甫則未知此籍飾成此文 良曰衛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知此籍飾成此文 舍曰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調之餘與韓詩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見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猗靡翫陵遠望 向曰言美兒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邑由此始也 舍曰漢書李延年歌

下蔡感激生憂思嘗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嘗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 舍曰越歧孟子章指曰千載闇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翰曰言臣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 沈約曰婉孌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舍曰漢書蒯通曰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霍霍零落從此始 濟曰嘉美也蹊道也霍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 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 舍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霍豆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 沈約曰風吹飛霍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

荊杞 銑曰荊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也 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荅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樵悴山海經曰雩夕之山下爲荊杞郭璞曰杞枸杞

驅馬捨 善本作舍字 之去去 從之以避世禍 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荅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樵悴山海經曰雩夕之山下爲荊杞郭璞曰杞枸杞

上西山趾 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 善曰西山伯夷叔齊所居言欲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向曰言愚此時不可相保 沈約曰榮悴去就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向曰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 沈約曰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氷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之繁安陵龍陽君纏得寵於恭王王與獵王曰我萬歲後子離與爲樂泣曰大王萬歲後臣願得爲殉王封之三百戶龍陽君得幸於魏王王與共舟而釣乃泣曰臣釣得大魚而弃前所得小魚今四海美人甚多臣亦不異所得魚也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滅族 善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李說苑曰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凡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兒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兒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鈎十餘魚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不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色悅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良曰天天美貌灼灼明貌 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銑曰悅樂也懌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向曰昔夜也 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去對翰曰此情相得願爲比翼之鳥

攜手擅手

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善本作永

丹青著明誓千載 善本作永世二字

不相忘 濟曰誓約如丹青之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豈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舍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敎薄方直道寡揭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正耻會一時故託三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懽丹青不渝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良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兮歷無草經千里兮循東道張晏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兮循東道也 春秋非有訖 善曰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 舍曰鄭玄禮記注曰訖止也

蘭凝霜露野草 向曰春露秋霜玄以相代 舍曰迅疾也楚詞曰皐蘭被徑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沾野草 朝爲美 舍本作娟字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舍曰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濟曰阿曲翳蔽也但見丘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 舍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其墳

感慨懷辛酸怨恚常苦多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 舍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

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爲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爲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爲而犯之者亦猶求仁而得仁誰復爲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蘇子以爲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

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榮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爲逢者安小大之涯各逐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爲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夫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　舍曰季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時政迫促　舍曰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感物懷

袪憂悄悄令心悲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　舍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袪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良曰言此心無所告訴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　舍曰論衡曰甘辭繁辭終不見信　微風吹羅袂明月曜清暉晨雞鳴高樹會駕起旋歸　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王爲專權日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舍曰樂緯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良曰漢都咸陽也成帝趙飛燕武帝李夫人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　舍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　舍本作溢字　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從北面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何爲北面此非楚之道曰吾馬良吾用多吾御善此數者雖具去楚逾遠樂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舍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洞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爲北面

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聞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卿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

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足供其賓客 良曰畛界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 善曰軫當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五色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覇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銑曰膏以明布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以恃賴傾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 沈約曰當東陵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害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己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嘗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 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碏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散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上則夷齊也周栗況取之以不義者乎義不食周栗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蝨曰嘉林 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栗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 銑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權而冒上 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 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鳴鴈飛南征鶗鴂鳴北鵾決發哀音 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自遠去鶗鴂哀音喻邪臣讒佞鶗鴂鳥鳴則百草不香 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鳧

腐耳　善曰楚辭曰鷹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鵾鵜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猶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猶蕤賓用事秋時也遊宇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善本作書詩字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　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亥晃而執玉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都臨四野登高有所思**　善本作望字　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思古之君子**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銑曰言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　善本作悟字　善本作萬字　善本作慢字　善曰方言曰家大者爲丘**羨門子噭噭**　叫　善本作嘄字　仙人也乃悟羨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今自嗤**　善本作嗤字　向曰羨門子古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悞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　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濟曰洪大莽草也茫茫廣大皃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詞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皃**走獸交橫馳飛鳥自相催**　善本作相字　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鶉火次星也**望**　銑曰喻亂時人怖懼日月相望十五十六日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朔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　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爲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燕嘯匹而俯仰悲傷
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爲功君子守正直以爲常 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燕匹而發此詠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 善曰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爲炎暑也 善曰淮辭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芳樹垂緑葉清雲自逶迤**
向曰喻魏尚有餘德逶迤長遠也 善曰志曰萬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逶迤南子曰志萬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
濟曰忉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 善曰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楚詞曰國無人兮莫我知 **願翻翮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良曰卒終

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喻晉篡魏而別離也 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窓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 **別離灼灼西頹**
善本作隤字 善曰韓子曰烏有周閭者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馬與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蛩蛩郭璞曰蛩音厥 **餘光照我衣**
善曰楚詞曰日杳杳而西頹 **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銑曰頹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也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
向曰周周鳥名重頭蛩尾飲於河則沒其頭常銜鳥羽然後得飲有比肩獸曰蛩蛩能擇美草距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有晉不如於此 善曰韓子曰烏有周閭者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馬與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即有難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名謂之蛩郭璞曰蛩音厥 **豈爲夸與譽**
善本作瓜字 **名憔悴使心悲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翰曰當路子喻大臣也皆磬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 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 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什蛩蛩負蹙以美草爲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 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基毋遂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

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寧與鸑鷟雀翔不隨黃鵠飛** 濟曰鸑鷟雀喻姦佞黃鵠喻賢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 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鸑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 舍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 舍本作出字 **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 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 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 **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翰曰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晤明也 舍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病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涓寫之言時尚其荒淫 舍曰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 **輕薄游閑徑從狹路傾** 舍本作閒閒游字 **子俯仰作浮沈** 舍本作字字 **浮沈作沉捷** 仰也 舍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沈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竟赴荒淫言可悲也 **荒淫** 銑曰代人輕薄逐勢興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僻傾亦俯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沈與時俯仰 **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 舍曰以字

慰我心 翰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 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 舍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北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威故云可慰心楚詞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竟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詞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上方信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良曰湛湛水平見楓木名 舍曰楚詞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皐蘭被徑路青驪近駭駬** 銑曰澤畔曰皐青驪馬也逝去也駭駬驪兒以喻曰去之疾 舍曰自皐蘭已見上文楚詞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牡戰騤騤駭駬毛萇曰駭駬驪兒駭七林切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 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人生非久故感我心緒 **三楚多秀**

七朝雲進荒淫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孝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王爲高唐賦云朝爲行雲暮爲行雨謂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隨風從流無能如此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爲朝雲

追尋一爲黃雀哀 漸下誰能禁 良曰朱華喻榮盛莊辛諫楚頃襄王曰黃雀俯啄蒹葭之中不知子發受命于宣王不以國家爲事而盤游雲夢之中豈知禍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滻池之外乎於是王愀然變色泣下數行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淚不能禁止 善曰戰國策曰虞卿謂趙孝成王曰鄗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於高林卒爲商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丸以其頸爲的晝遊我樹夕調飴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也南遊比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今君王不知禍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滻池之外乎於是王愀然變色泣下數行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淚不能禁止 善曰戰國策曰虞卿謂趙孝成王曰鄗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於高林卒爲商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丸以其頸爲的晝遊我樹夕調飴鹹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也南遊比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今君王不以國家爲事

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 夷險難預 善本作豫字 謀倚伏昧前筭 銑曰夷平倚申伏屈昧闇筭計也一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漢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淮南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逢不同長卿慢 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士傳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愚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 濟曰後漢鄭均爲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物賜尚書祿以終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言我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也一善曰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物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爲白衣尚書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友當染翰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染筆於墨而制作文章 善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高臺驟登踐清波 善本作淺字 時陵亂 銑曰驟數也陵亂謂舟驅驚也一善曰禮記曰永正絕流曰亂 頹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 向曰魄月光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圓也曰旦傾一日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 善曰魄月魄也義和也義和謂日也 金石終銷 善本作消字 彫煥光明皃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各勉亡駭歡無貽白首歎 濟曰勉勵也亡駭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老皃 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毀丹青壞彫煥 翰曰皆不能長久也 因歌遂詠懷詩曰玄駭發朱顏聊酌有此詩 成賦聊用布親狎 古愚切向曰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善曰爾雅曰串習也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 善曰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征西擾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孔 善本無孔字 子欲居善本有九字 蠻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 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觀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 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 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 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濟曰而況遭亂代屯蹇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猶傾覆也 善曰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迍邅顛沛心於是也 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蘧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 善曰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 咨余沖且暗抱貢守微官 銑曰咨嗟沖童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已構成此禍福端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爲禍成則爲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 善曰

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枚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紲投足不獲安 濟曰恢恢廣大貞四方上下爲六合紘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也 松栢隆冬瘁 悴 然後知歲寒 銑曰言歲寒能害忠良 善曰孫卿子曰松栢經冬而不凋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 善曰淮南子曰何爲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也

眞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 平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 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嬌 善本作所字 憐女惻惻心中酸 濟曰酷苦酸痛也 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

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菱以笞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皆遺其 善本無其字 **凶殘** 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弃二子若遺遺遇殘賊也 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

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 向曰惟思也若循連環而無窮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

瀾翰 曰揮奮也沆瀾涕流皃 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繽漢書揚雄傳贊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霍瀾瓚曰沆瀾涕泣闌干也霍與沆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遷述曰幽憤乃思乃精 爲詩自責呂安事已兄思舊賦班固史向曰叔夜爲呂安事遭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嵇叔夜 善本作康 **嗟余薄祐** 善本作祜 **少遭不造** 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父 善曰蔡邕書曰邕薄祐

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祗 善本作緭緜字 銑曰榮獨靡無越於也禔祗東僕嬰兒衣也 善曰左氏傳后戒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禔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繈緜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緜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縱小兒大籍也

兄鞠育有慈無威情愛肆姐 子豫 **不訓不師** 輸曰肆縱姐嬌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傅 善曰稽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

放 善本無此二句 良曰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 **爰及冠帶憑寵自任其所尚** 善本作上字 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善曰賈逵國語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 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貴身謂甲下於人以自保也 善曰稽喜莊子賤物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

志在守樸養素含真抗心希古

銑曰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　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敢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　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呂安兄巽妻安妻巽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呂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王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辟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苔言當朝此類多矣善曰子王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賢尚幼後至不賀子文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善而不能擇人也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

天也言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侯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被罪僻邪也　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譖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立辟也論語曰為人由已　銑曰已天子也引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人由已

大感悟思愆怛若創痛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

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也　善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　銑曰褊心康自謂也是以為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顏然褊曰痛歐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歐擊人剝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疢痛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性不傷物類致怨憎

孫登

起者謂鍾會譖之云秘康卧良曰庶人自謂少過而謗議沸騰濟曰此自言其性常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慙柳惠今愧

翰曰柳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孫登當時人也今果罹患故愧之　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此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內負宿心忽忽悉 女六良朋 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悉猶慙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爾雅曰悉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銑曰嚴君平鄭子真皆樂道閑居修身自保也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濟曰晏如無事也 善曰世無營淮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亡檐石之儲猶晏如也 咨予不淑嬰案多虞 翰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非案之多不可度也 善曰毛詩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匪降自天寔由頑疎 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非榮非下自天實由我頑疎之性所致也 善曰毛詩曰下民有辜降自天噂噂沓沓增職競由人 理訴愚結卒致囹圄 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愚誣結成終致無辜斃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囹

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安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 對荅鄙訝縶此幽阻 向曰荅對獄吏恥爲其所問縶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鄙恥訝問也 善曰言已對荅之辭鄙於見訝也張晏漢書曰訝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縶拘執也鄙俚也訝問也 實恥訟冤 善本作冤字 時不我與 銑曰恥謗訟之冤濫時不我與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 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也冤或爲寃非也 雖曰義真神辱志沮 翰曰沮亂也言雖於理平直而自明無辜而名獄吏辱其神氣志亦亂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澡身滄浪 平 豈云能補 良曰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苔父書曰誠思拾遺與以云補 雖雖 善本作雖字 鳴鶚厲 莫能疇田 疇比也康見此鴈鳴鶚管子桓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筭

也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逢有命亦又何求 濟曰遘及也知窮逢在命不求苟免 善曰淹留謂囚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逢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 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爲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遘絜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 善曰莊子曰爲善無近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喻俯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喻任萬物之自爲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爲孝矣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翰曰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爲萬石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 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建乃自讀之萬石尚無恕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建乃自讀之萬石君奮長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讖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壯務紛紜祇攬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 濟曰紛紜亂也祇攬也祇吾助也攬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誡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善曰漢書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 濟曰煌煌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所以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 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無誇爾雅曰就成也 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 翰曰懲難方欲懲誡而反復心內病之誡勗將來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爲冠冕所拘束 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可見聞見而哀口歎而哀臺酸而哀也

子建爲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舍曰贈荅言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迴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爲文外傍情斯言當矣 舍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舍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舍本作客字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 舍本作棲字良曰踰過也君謂夫也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 舍本作沉字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向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和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舍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 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爲此風飛入君懷四坐莫不嘆 舍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嘆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也 舍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粲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舍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未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必可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甚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翰曰荊蠻荊州仲宣避難在其中也 善曰荊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荊毛萇曰蠻荊荊州之蠻也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良曰國亂殺殘人多 路有不忍 齊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 善曰言迴顧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之母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良曰國亂殺殘人多 路有飢餓 舍本作飢字 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齊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 善曰言迴顧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之母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

相完 善本作兒字 驅馬弃之去 銑曰此說婦人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弃于草中不能相全棄驅馬而去不忍聽之 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兒全也 不忍聽此言 銑曰此說婦人為言時遭亂夫 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 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 向曰淫猶留也 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 濟曰方並也泝流逆行也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流而上曰溯洄 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 銑曰謂日將沒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暮是增爲重陰 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 山脊曰岡 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良曰狐貍獸名翔歸也 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 流波激清響猨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 善本作衿字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抃 善本作撫字 琴 翰曰攝衣去躁

衣也 善曰楚詞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涕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卿食其也 消靜坐撫琴 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爲 善曰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爲絲桐之間也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濟曰羈旅客也言 善曰羈旅巴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

疾告歸此詩亦載荣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後爲中書郎稱疾歸藏荣緒晉書曰張載作七哀詩哀人事遷邑後詩哀帝室漸衰 善曰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邙 善本作芒字 何壘壘 平 高陵有四五 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 善曰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欝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皃也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欝脞脞 音舞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

墳陵恭文原皆陵号欒膴膴草木多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膴膴肥美也　季葉　善本作世字　亹亂起賊盜如豺虎　良曰葉猶世也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　毀壞過一抔　蒲侯　便平

房啓幽戶　翰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王環者廷尉罪之當棄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耳長陵一抔安可得也　善曰一抔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珍寶見剽　匹妙虜　濟曰珠柙漢家壙中室也　虜掘已離玉體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婁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押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王環者廷尉罪之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　園寢

化爲墟周墉無遺堵　向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廟牆皆摧無遺一堵者五板曰堵　善曰漢書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蒙龍荊棘生蹊徑　善本作逕字　登壟豎

狐兎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濟曰蕪穢蔓草之類皆興人掃除之　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廁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

營農圃　銑曰頹隴頹墳也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圃之事　善曰蒼頡篇曰壟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　昔爲萬

乘君今爲丘山土　翰曰萬乘君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天子幾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王方言曰冢大者爲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泣下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吾君曰窃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泣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良曰商爲秋氣　善曰王逸楚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

起則西風急疾鷖鵙賦曰涼風蕭瑟陽烏善本作烏字陽烏春鳥也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善曰陽烏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朝善本作中字夜結木落柯條森銑曰露結為霜也森寒風振聲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善本作沉字翰曰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道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顧望無所見善

唯覩松栢陰向曰松栢墓丘所生翩栖孤禽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枝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蜓鳴蔡雍月令章句曰蟋蟀名善曰秦嘉苔婦曰松栢丘墓已見上文肅肅高鶚翔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肅謂寒風著枝聲也翻翻孤鳥兒善曰禮記曰蜻蜓名俗謂之蜻蛚蜻蛚音精蛚音列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精列蛚列吟良曰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曰蜻蛚音精蛚音列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亦已遠纏綿思彌善本作

作彌思字深銑曰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綿猶謂憂思多也善曰秦嘉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焉踰高蹤憂來令駿白誰云善曰風俗通曰慎終追遠德之高蹤

悼亡詩三首五言善曰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銑曰悼痛也安仁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良曰荏苒漸盡貌謝去勿疾易改也善曰荏苒猶漸也舟舟歲月流兒也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為阻隔善本作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私懷誰剋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克字從淹留亦何益偃仰

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剋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俛俛俯仰也　舍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詞曰寤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閒旦恭朝命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　舍曰家語孔子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翰曰廬宅也想亡者所行歷也　舍曰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遺迹　舍本作跡宇銑曰其妻善屬文駢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迹平生所作之文尚有餘迹也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說文曰髣髴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玩用之物尚在於壁　舍曰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悵怳如或存周惶忡直中驚惕良曰悵惕然忡憂惕懼也　舍本作悵怳宇注曰怳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飛翰林鳥栖之林潘安仁自比失耦亦如此也　舍曰曹植善哉行曰仰飛鴻遵大路以羽翼自輔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向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　舍曰

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憂日盈積憂日盈積銑曰盈積多也　舍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乖幾有時忘沈　舍本作沉宇濟曰隙門隙也雷雨水注引於屋簷垂滴而下　舍曰說文曰雷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沈　舍本作沉宇春風緣隙來晨雷力救承簷　舍本作檐宇濟

方有猶可擊翰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莊子曰其本無生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焉也故安仁曰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缶可擊庶幾徼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形而本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我嘵嘵隨而哭之自以乎不通乎命故止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南端者室之正南　舍曰室南端室之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闌猶微也　善曰秋風爲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頴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凜凜涼風起凜凜涼風外始覺夏衾單銑曰凜凜涼兒舁起衾被也涼風起止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　善曰古詩曰涼歲

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重繒誰與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繒細綿也誰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繒細綿也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濟曰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朧朧月光臨牖也朧朧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無所與同埤蒼曰瞳朧欲明也輾展善本作展字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簟亦席也竟盡也善曰展轉已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向曰委積也清輕也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容翰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力遂得見其形故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皃善曰恒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撫衿長歎息不覺淚沾善本作涕霑字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善曰漢書公孫玃曰梁撫衿魏武帝苦寒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行日月不延顏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涕下霑衣裳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寢興自目善本作存形遺音猶在耳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聲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修傷夭賦曰悲體皃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子而不憂莊子蒙人故云蒙莊子善曰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哭安仁有哀故上慙下愧不如古人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翰曰死生命也長戚長笛賦曰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運動有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凄凄朝露凝列列善本作烈烈字夕風厲良曰列列風急皃厲嚴也善曰毛詩曰秋日凄凄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

向曰淑美儷耦也潛翳不可見也　善曰左氏傳旃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濟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事誰知忽已終歲　善曰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幬帳　善曰說文曰幬牀帳也

幬帳故房朔望臨爾祭　翰曰改服從朝政之吉服哀心不易私存暮禮也制禮也茵褥帳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幬床帳也

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　善曰爾雅曰引陳也

月周戚戚彌想　善本作慼慼　良曰慼慼憂心也慼痛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相字

皇望墳思紆軫　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上於東山望其妻墳其思縈紆隱軫而多也　善曰毛詩曰駕言

悲慟感物來泣涕應情隕　善曰楚詞曰時曖曖其將罷悲不解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樂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向曰感物謂見乎生衣服涕猶落也　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殞之

駕言陟東

出遊楚詞注曰鬱結紆軫今離愁而長嘯　徘徊墟墓閒欲去復不忍　濟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　善曰禮記周公葬於畏而民哀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　銑曰澀滯而立時步而不進也徙遷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向曰彷徨不忍去楚詞曰步徙倚而遥思　善曰毛詩曰

落葉委延　延類曰延墓隧也方言曰葵根也　側枯荄　荄古來字　帶墳隅　翰曰委積也埏墓道坎草名隅角也　善曰聲類曰埏墓隧也方言曰葵根也

孤魂獨　獨字　榮榮　善本作煢煢字　安知靈與無　善曰楚詞曰孤魂嫠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與無靈也向曰榮榮孤貌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與無靈也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煢煢兮不息寐

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拭其涕淚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及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武帝男廬陵獻王義真初封

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與陳郡
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羡之等密謀廢
立則次弟應在義真義真輕訐不任主社稷因與
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真爲庶人徙新安近郡羡之
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
羡傳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位中王如故

謝靈運

帝失德朝廷謀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羡之等奏廢廬陵爲庶人徙新安郡羡之等使使殺盧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 善曰越絕書曰曲阿爲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代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含悽泣廣川

善本作嵴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還顧高丘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山也 善曰史

灑淚眺連岡

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山也 善本作嵴字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還顧高丘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山也 善曰史

攄懷抱時流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卷言懷舊壑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子沈

善本作沉字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痛切

善本作結字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中腸

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沈深切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道消結憒懣運開申悲涼

翰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君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神期恒若存

善本作在字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德音初不忘

銑曰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慕德音之初于今不忘 善曰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咸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徂謝易永久松栢森

善曰毛詩曰我心匪石不可以轉又曰我心匪席不可以卷

已行

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云之事日遠易爲陳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栢森兮成行 善曰尚書曰帝乃徂落

芳

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挂劍於墓樹焉協和也龔勝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有老父弔之田曉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天天公非吾徒

也蘭芳即與薰同也　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帝實劒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梵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及撫墳徒自傷　翰曰解劒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劒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謂人已死矣哀傷徒爲也

善曰解劒已見上　注淄岳虞茂春誄曰姨撫墳兮告辭以日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平生疑若人通敵互相妨　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明好古敵謂與羣邪不協也見滅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善曰若人州來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劒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哲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　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三人治乎今辰已亦彼尒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尚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司子等在世業閥功名玄必勝我滅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

能役子等爲貴未能齊子所爲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二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爲枉冥役戮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瀝　善本作灑字　**長歎不成章**　向曰舉聲咳歎泣已下瀝心志錯亂不成文章

言非心之深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爲常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陵辭陵事益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矣

茂始有謁陵辭自元嘉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　善曰周書曰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銑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　善曰漢書高帝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

親如淳漢書注曰塋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翰曰逮及休美也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者猶進也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史揚于王庭陪厠迴天顧朝讌流聖情向曰延年陪厠朝廷之間爲帝顧遇朝讌之時皆流聖情無陪無鄉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鄉早服身義重晚逢生戒輕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逢也晚逢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輕良曰服事也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翰曰否來泰往謂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曰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勑躬慙積素復與曾運并翰曰勑誡素故帝室多難而戒慎其身慙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合爲君臣也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勑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

有積素累舊之懽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咸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善曰論語紜滑讖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以入朝也伏軾出東坰向曰紳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坰則陵所也休外曰坰天子乘車車中有侍旦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伏之言其敬甚也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亦也東帶立於朝西寢朝在西也莊子曰宣尼東帶而嘆東坰陵所在也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不見也冥冥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帶韗武文曰悼總帳之冥漠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煙冒隴生銑曰遵循也路隴陵也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冢謂之壠也白王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翰曰六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歎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

之聲　善曰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節曰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載字善本作託**旅旌**濟曰二年曰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旅旌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託銘於旌旅之中　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末殊帝世遠已同倫化萌**向曰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　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末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謂故同乎淪化之萌也**幼壯**善本作牡字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爲憲文帝之明德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因孤介未暮謝幽貞**發軔悤夷易歸軫愃崎傾瓚曰介持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軔悤夷易歸軫愃崎傾**良曰軔跡夷平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愃崎傾之險也　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軔弱冠也王武子荅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軔將先起封禪書曰軔迹夷易遵也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善曰集曰謝諮議環魏志曰建

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皆分作銅雀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設講之屬向帳作伎望吾西陵墓田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翰曰魏武帝作銅雀臺遺令施總帳朝晡設脯糒之屬向帳作伎望吾西陵

總歲帷飄井幹寒　**鐏酒若平生**翰曰總細布之疎者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樓言致鐏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鄭總淮南子曰大搆架興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搆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

詎聞歌吹聲向曰詎猶不也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　善曰不**鬱鬱西陵樹**

嫒空復情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嬋嫒者牽引也　善曰楚詞云心嬋嫒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嫒牽引也**玉座猶寂寞況乃**善本作迺字**妾身輕**

良曰王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況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爲久長也　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賤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善曰劉瑱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曛暮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

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

濟曰劉瑱梁典云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十篇十六舉秀才甲科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善曰劉瑱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齊帝之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路在國楨

之德天下以爲法則而瞻仰之實爲國家楨幹　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各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　惟周命有與不爲禮數式法也范雲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人之英王佐之才故可侍而任也故人之情侍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　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哀子正書曰立德爲

手遺衰孽接景事休明

梁武帝也景者美稱前人比於光景也　善曰哀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妾庶也

結惟二十載生死一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

運阻衡言畧時泰玉階平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

攜

善本有此一句善曰曾子曰天下無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王衡正而泰階平　善曰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攜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妾庶也

潛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

王戎字濬沖爲吏部尚書得李茂彥爲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時爲吏部尚書彥昇亦爲吏部郎與濬沖茂彥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向曰

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　善曰傳暢嶽曰王戎字濬冲戎爲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彦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采典曰范雲爲吏部尚書又曰昉爲吏部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明鑒者玄德故爲狂生臺古擡字也漢書曰臚

余揚濁清　善曰伊人范雲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爲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派非我所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濟曰平生暫欲分別不忍速去常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　善曰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頃以遣離情也

伊人有涇渭非作佞字　**意千齡萬恨生**　其一　何千年永阻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已將乖不忍一辰之意猶今千齡永隔萬恨是生　善曰言昔日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余

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　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滿也篋笥盛書器　善曰新字孫叔敖曰筐篋之橐簡說文曰篋箱也

雖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偕　向曰方舟濟河

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偕觸謂嘲謔之類也　善曰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嘲亦嘲也毛詩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

紋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　其二　銑曰范侯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　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甲乙也經猶歷也

想平生人　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　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　良曰君子有疾撤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　善曰楚辭曰猶橫瑟而哀娛今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琴瑟

歎輟春哀國均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秦五殺大夫死秦人皆輟春不食以思之均平也哀國家失平正之道　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舂者不相杵毛詩曰月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善曰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爲尚書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爲尚書仲宣與之爲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良曰翼翼飛皃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 舊曰翼翼飛皃往戾至也舊本居濟陽也 舊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

泝大江 濟曰舫舟也 舊曰楚辭曰舫舟將而下泝舫與方同

舫舟翩翩以

塗時行靡通 翰曰蔚草荒蕪皃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

蔚荒塗而難踐 舊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蔚荒塗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向曰時亂人皆別離相阻隔也悠悠遠皃 舊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也 舊曰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

人生實

難願其弗與 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 舊曰張衡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翰曰瞻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惟也 舊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政予望之鄭玄曰政足可以望見之政與企同

烈烈冬日肅肅淒風 向曰烈烈冬其也肅肅風急皃

岡 舊本作冈字 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也

宣 良曰雖宣通也 舊曰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故潛於泉軒飛皃 舊曰魚鷹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皃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銑曰潛鱗魚也冬寒

苟非鴻鵠孰能飛翻 舊本作翻字 濟曰苟且也鴻猛鳥時之險 舊曰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注曰鴻雁也

雖則進 舊本作追字

慕子思

靡期 翰曰東路謂濟陽任其波流引往亦無期止 舊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也言思日孜孜

瞻望東路慘愴增歎 舊本作聲字

率彼江流爰逝 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也言舟楫循江流而往無期止 舊曰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

信誓不遷于時 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
旦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向曰及與也同官爲寮當須堅固
生死如一 舍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有遷移 舍曰左氏傳曰先蔑
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良曰授
舍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
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靡醢偵以匹
馬願子剋求所湛 中心孔悼涕涟而漣 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
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
漣也 舍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言君當思此贈之意
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銑曰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翰曰士孫文始少有賢
學年十五能屬文董卓作亂
文始知京師不可居將家屬至荊州後功封澹津
亭侯避深友善文始將就國故贈以此詩 舍曰
三輔決録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
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
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
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鄜許昌追論誅董卓之

功封萌爲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
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 舍曰毛詩曰
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暨與也 舍曰爾雅曰暨與也
毛詩曰自彼氐羌 良曰暨其器
則盪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 舍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
遷于荊楚在漳之湄 濟曰荊楚荊州漳水在焉湄岸也
曰居河之湄 舍曰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毛詩
詩書和通篪 直移 塤 喧 比德車輔 銑曰篪竹器塤土器皆樂
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爲車輔侍矣 舍曰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
篪毛萇云土曰塤竹曰篪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篪左氏傳曰宮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 良曰度用 卒終獲得

也　舍曰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也　舍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已成也言雖無曾時屬喪亂不成我此志終見別離也　舍曰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

逝止　鈺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任也　舍曰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也

横此大江　舍曰張衡怨詩曰橫度大江揚已將離橫度此大江滄南汜汜浦也文始在荆州南故也　舍曰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濟曰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則起　舍曰毛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　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滄南汜汜浦也文始在荆州南故也　舍曰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

悠悠我心薄言慕之　翰曰君子謂文始也　舍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舍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舍曰毛詩曰靡哲不愚智也言賢智之人無不思之

伊嬿婉胡不悽而不思　銑曰人謂古人靡哲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舍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良曰知況伊惟也嬿婉好兒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無不思況惟情好也何不悽愴而助辭也　舍曰毛詩曰知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之後顧因晨風之鳥夕往託附遠情以爲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舍曰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鸇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羌迕高而難當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　舍曰以備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心肥泉茲之永歎　良曰知伊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　舍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良人在外誰佐天官　向曰良人謂賢始之濟津也俾使也　舍曰尚書曰俾予乂厥后曰嗟予其歎　翰曰離別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也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　舍曰毛詩曰俾爾多福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翰曰四國爲中國也阻限使爾歸國以爲蕃屏謂文

商不虔汝德　良曰無以爲蠻夷荒裔之國不敬汝德舍曰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

無曰蠻之　舍本作主　**率由嘉則**　濟曰所之謂之於滄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　舍曰毛詩曰愼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龍雖勿用志示靡忘　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

無忒差也　善曰尚書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

林　向曰悠悠遠也澹澧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皃

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爲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雖則同城邈其逾深　良曰同域與荆州同界也邈遠逾獨也　善曰爾雅曰逾遠也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

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人之往來無絶爾音私密絶也　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銑曰叔良爲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善曰毛詩曰于嗟乎騶虞搜神記曰文顒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文云爲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欽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爲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良曰翩翩孤飛貌率循也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鵻說文曰翩翩飛疾皃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名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爾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

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濟曰敬慎其所行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謀言必貞　賢字　善本作　錯　路　說　稅　申輔

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臣輔之志說詞貞正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爲重非也

陵有作僑肹是與　翰曰延陵謂季子僑謂子產肹叔向也季子聘鄭見子產如舊識戒之以慎終過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也故絜以此事戒叔良也　善曰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肹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爲來世之規矩以台爲口實 既慎爾主示迪知幾探情以華觀著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尚書曰子恐來世知微 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幾微也 向曰華貝著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見見明須知其暗機也 善曰華喻貝越絶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已 視明聽聰聰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也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蒲簍之外董偪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淹王東滴以滔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欒刑則何有於

胡寧不師 翰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爲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善曰論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蒲簍之外董偪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淹王東滴以滔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欒刑則何有於

周室夫諸侯燕二君而周燕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忝厥所 善曰論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蒲簍之外董偪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淹王東滴以滔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欒刑則何有於

泉不可蓋燕尚我言 良曰天下衆事不可蓋藏燕高慢我此言也尚猶高也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下臣銑曰楚使聘齊言將必伐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宮而齊王有相伐之構患因此成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 善曰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飲酒方酣吳使者曰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飲馬于淄滒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戚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子曰臣不如貂勃勃貂對曰使者爲問梧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以爲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王有要在衆思歡 向曰要正也成功存正直之節在天下之衆則思懽也 善曰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 人之多怠掩之實難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爲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 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怠克難哉詹

彼黑水滔滔其流 翰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蜀烏滔滔流貌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命而來自是其美 善曰言彼二國席卷天下之志若彼信服王美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 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言語溷淈則職汝之由也 謂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 善本作異字 他仇 向曰于異字他仇曰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儔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留少能不見留者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為深憂也厚深也 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獨自謂也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宜共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稱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 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荊楚居國南鄉 豐沛都與君共翔羽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善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翰曰四節已見上文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賓會廣座 善本作坐字 明燈 善本作鐙字 熹炎光 銑曰熹盛皃善曰史記侯羸曰公子自是迎羸羣衆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煬熾也煬大明皃 清歌製妙

聲萬舞在中堂濟曰製作萬大也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金罍含甘善本作其字醴禮羽觴行無方向曰罍罇也甘醴美酒也羽觴楚詞曰瑤漿密勺實羽觴酒盃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筭也翰曰言酣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善曰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四牡向路馳歡歎字善本作悅誠未央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罷也善曰四牡騤騤駕駟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派于濁漳之水自夏涉玄冬彌廣善本作曠字十餘旬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隔已十餘旬也弥遠廣疎也善曰楊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玄冬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則文帝也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

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善曰左氏傳蔡邕贈蔡子篤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夕情耶敘憂勤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眄敘述憂勤也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善曰西隣魏都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翰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也良曰是詞曰無我春時要期也望墓結不解貽爾新詩善曰楚詞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墓相思愁結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選卷二十三

文翰曰望墓則此詩也善曰蔡邕督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位臣位也禮記曰君子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秋日多悲懷感慨

以長歎 平良曰慨謂感歎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 終夜不遑寐 敘意於
濡翰 向曰遑暇寐卧也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也 善曰毛
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魂茕茕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
筆也 明燈 善本作鐙字 曜闥中清風淒已寒 向曰淒急也 白露塗
前庭應門重其關 銑曰應門正南門 善曰楚詞曰白露紛
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
應門 四節相推斥歲月忽 欲殫 良曰殫盡也 善曰
禮記曰歲既殫矣 壯
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 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將
為難也征行也 善曰壯士謂五
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
拜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年魏郡大疫徐幹劉
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
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
會也 善曰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氛霜 善本作霜氣字 何皚皚 五來向曰陳思文帝
在軍之時也礫小石
也氛邊氣皚皚白貌 善曰易通卦驗曰冥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
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

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 銑曰緹丹黃色 善曰縱
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 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
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 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翰曰君侯
雅之志縱橫如飛 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
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小臣信頑魯
善本作
鹵字 倔傀安能追 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傀
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倔傀
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被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
誰謂宋遠跂余望之洛陽故宮 云隔也垣牆也 善曰毛詩曰
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
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

中者門户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詞曰杼中情而爲詩 思子沈善本作沉字心曲長歎不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向曰遷移也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向曰寺司也謂槓主司之地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濟曰塘池源流也善曰思玄賦曰旦余沐於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翻孤飛貝善曰楚詞曰漂翻翻其上下乖人易感動淚下與衿連善本作涕字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良曰乖離也皦皦日光白貌日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善曰皦白也楚詞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紘内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翰曰言日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失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一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

贈從弟三首五言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凡沙東流水磷磷平水中石鈔曰磷磷水中見石貌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夜不休毛詩曰陽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善本作弱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貌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正公也善曰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貌瑟瑟風聲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堅也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濟曰

慘悽寒白八端正謂花色不變
善曰楚詞曰霜露慘悽而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
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　善曰凝嚴也　鳳皇集
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南嶽徘徊孤竹根良曰鳳皇生丹穴故曰南岳鄭玄毛詩箋曰
安食此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
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紫氛向曰厭足委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　豈不常
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
勤苦羞與黃雀羣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遠游豈
雀喻俗士也　不勞苦羞恥與小人羣於朝廷　善曰黃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翰曰言鳳皇一去何
明君也須待也　善曰尚書曰鳳皇
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時當見光儀將待聖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答二

贈徐幹一首五言

曹子建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
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條焉西邁餘
光杳杳似若翼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圓
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衆星
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
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

廣雅曰
棨明也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
彼雙闕閒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爲我亦聊且於此
闇代行游朝闕之閒夜行冀君於闇朝也善曰論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文昌鬱雲興迎風高
中天銑曰文昌殿名迎風樓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善曰
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
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春鳩鳴飛棟派焱善本作焱焱字
激檐軒濟曰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焱風也風主教
令也檐軒階畔鉤欄也喻教令從下起而犯於上也善
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飄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飄同古字通
檐窓間也徐幹齊都賦曰窓牖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窓也顧
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霍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
也微霍藿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
全其體也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
子庶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
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忼慨有悲心興文自

成篇善曰說文曰忼慨壯不得志於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寶弃怨何人和氏有
其徵翰曰寶弃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王以爲非玉而
罪之非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
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以和氏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
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明
音朋孔安國尚書傳曰徵過也弹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銑曰志所望弹
仕也而今知已皆見棄致則與幹同故云誰不然善曰言欲弹冠
以俟知已知已誰不同於棄寶和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
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
貢弹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良田無晚歲膏
澤多豐年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無不獲者膏
爲意善曰良田膏澤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無以晚歲
翟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
年穰穰亮懷瑳琳美積久德愈善本作逾字宣濟曰亮信也瑳
也信懷良王之美彌久之歲道愈通也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蒼頡
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瑳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

瑨敏杜預曰璵瑨美玉君子所佩也璵音餘瑨音煩 親交義重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者必逢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也善曰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 五言向曰魏志云丁儀字敬禮有文才武帝辟以爲掾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也 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令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爲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銑曰喻小人道長從微起也 善曰漢書孝武陳李夫人賦曰柱枝落而銷亡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寖凝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而上也 善曰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氷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又曰脩塗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良曰謂陰陽不和雨成川澤也雨三日已往爲霖雨自三日已往爲霖 善曰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下曰霖雨久滯黍稷委死於田宅農夫何所得故雲不歸山而霖 黍稷委壽隴農夫安所獲 濟曰霖雨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

治之田也毛詩曰帥時農夫 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 向曰在貴謂文帝也賤自謂也博廣也言爲恩不能廣也 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衣客 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知飽知人飢温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裘發粟以與飢寒者此意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 善曰言眼孤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思慕延陵子寶劒非所惜 濟曰言思慕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寶劒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 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與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帝寶劒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惜愛也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銑曰寧安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善本作攬衣起徘徊）衣起西游（良曰王粲在西故起西游　善曰古詩曰）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無輕舟　善曰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詞曰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自喻）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善曰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願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悲風鳴我側（善曰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逝往也）義和不留（翰曰羲和日御也逝往也　善曰楚詞曰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重陰潤萬物（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何懼澤不周（濟曰重陰謂雨露以喻天子也）時不可及（善曰重陰以喻恩澤不周　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誰令君多念遂（善本作遂）不可留（善曰古詩曰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子謂王粲也）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翰曰函谷關名　善曰魏志曰漢書引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驪馬悠悠　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時也）山峯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向曰涇水清　善曰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銑曰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舟豫州威遠百城）貝闕出浮雲承露槩太（善本作泰字）清（濟曰貝闕闕名出浮雲高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槩平也太清天也　善曰西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抗摩也槩亦高貌）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翰曰皇佐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四海皆服故無兵相交也　善傳箴尹黃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曰君惠臣忠楚漢皆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權家雖愛勝

全國爲令名 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爲上也善曰機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礼記注曰名令聞也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 向曰言人在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君 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銑曰丁儀時爲太祖掾王粲爲侍中儀帝怨職卑故曰怨在朝也後植不得立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爲歡怨非忠正之法中和自保信可常也 善曰言歡怨非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書王褒使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 濟曰魏志云白馬王彪字朱虎武帝子黃初中與任城王及植俱會京師到洛陽任城薨後植與白馬王還國有司以二王歸藩在道宜異宿止也意毒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剖與白馬王辭植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薨後有司以二王歸藩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謚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翰曰承明門名後宮出入之門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疆謂王所封處 善曰逝往也疆謂王所封處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鄄城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向曰清晨日未出時皇邑帝都也首陽山名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銑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橋也 善曰楚詞曰道壅塞而不通兮川上有橋梁 汎舟越洪濤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一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

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辭曰永懷兮內傷大善本作太字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添潦浩縱橫翰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谷寥廓廣遠也霖雨泥我塗亦比事阻難如之也雨水曰潦浩縱橫言其多也鬱茂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大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淹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轍跡登大雨伊洛溢流潦也善曰毛詩曰肅肅兔罝施於中逵廣雅曰軌跡也轍登高岡良曰達道軌跡也其高岡而行善本作從士修阪善曰毛詩曰我馬玄以黃玄黃馬病也日者阪高也玄黃馬病也善曰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翰曰鬱紆愁思繁也善曰楚辭曰願假簧以自明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何念善本作難進字親愛在離居銑曰親愛謂兄弟善曰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銑曰本圖相與同往而中間不能俱遂此志偕亦同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偕俱也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銑曰鴟梟惡鳥鳴為人妖者豺狼惡獸志害物者衡扼車轅也善曰毛詩曰鴟梟鳴於桑有子七人莫我肯顧豺狼當路孑遺周餘民也衢道也

者衡扼車轅也鳥獸喻小人讒佞志在相害若鳴於車上當於路衢也謂在道不許同其宿止之處曰懿歟哲婦為梟為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也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銑曰蒼蠅能變白為黑喻佞人能變善為惡謂文帝信讒遂疎兄弟如此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也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善曰蔡邕月令辭曰嗟若是欲何留也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向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路耳攬轡而止踟躕未進也善曰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躕踟躕亦何可善本作可字留相思無終極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良曰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嗟若是欲何留也歸鳥赴喬林翩翩萬里翼銑曰喬高也翩翩飛兒萬里遠也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鵻萬里遠兒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翰曰索求遑暇也善曰尚書曰不遑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其四濟曰見此歸烏孤獸皆求羣侶而我獨與兄弟離隔感此傷懷而爲歎息　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向曰同生謂兄弟一往形不歸謂任城王死也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　翰曰翔飛也故域謂任城郡　善曰漢書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　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身衰沒也　向曰晞乾也言人在一世若日照朝露其乾速也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蘇武詩曰人生忽如寄壽命安可期奄若朝露去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銑曰言人年衰老若日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　善曰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高言曰捷疾馳影響貫人間也**自顧非**

金石咄丁八咄子夜**令心悲**其五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嗟大驚歎聲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顏色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也聲類曰嗟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夭喪也**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幬帳也幬與裯古字同　翰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隣而居蓋自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思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後申勤衾被幬帳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然後展慇勤**　翰曰丈夫志在四海萬里如比隣而居蓋自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思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後申勤衾被幬帳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也帳也幬與裯古字同**憂思成疾疢**　向曰苦憂思成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　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媼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無乃兒女仁**　向曰苦憂思成其疾疢乃兒女心　善曰李陵書云日前書言君卒胥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曰轗軻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向曰吉凶壽考不定

使人疑之　翰曰託志虛無求列仙之道赤松子久來詭欺之說
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閽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
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
持　濟曰伎巨讒邪變故當在須臾百年誰能持也　善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甘延壽有變故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人之壽久不過百
會執手將何時　良曰吉凶難知執手敘情復將何時也　善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銑曰王謂白馬主也玉體謂身也美言之故曰玉黃髮期謂壽時考也　善曰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愼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其七向曰即就援引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

大度之意　善曰五言翰曰丁翼字敬儀少有才姿博學爲黃門郎楨贈此詩以勗厲之爲字敬禮儀之弟也爲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　銑曰豐美膳食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良曰隅即角也　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濟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故云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　善曰秦箏發彈徵歌録目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甚富其民吹竽鼓瑟擊筑彈琴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
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向曰肴饌觴酒也言不虛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　善曰毛詩曰我有旨酒嘉肴
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　翰曰言豈獨親狎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　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大國多良材璧言海出明珠　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多矣　善曰禮記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則不能儲蓄發於辭色以自爲大也
儲　善本作待字
小人德無　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君子義而且具小人

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俟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積善有餘慶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一曰須待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　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須濟曰須待也　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之人多所拘束小節　善曰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　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爲時儒之教以自苟促其志　善曰論衡曰說經者爲世儒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喜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銑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翰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馳驅也揚雄反騷曰紫初貯歌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紫貯歌麗服兮　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　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夢　風馳雷　善本作電字

逝躡影　善本作景字　追飛　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電之速躡影謂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雷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追飛謂逐飛鳥也此皆言疾也　凌厲中原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登白注以顧盼生姿　良曰凌乘厲雅曰凌馳也萬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者以親密也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濟曰仇匹載乘也好匹則秀才也　善曰毛詩曰君子好逑　南凌長阜北厲清渠　銑曰阜山厲越也　善曰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　仰落鵾鴻俯引淵魚　銑曰謂行軍田獵也　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子余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　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　良曰迅疾邁行也　春木載榮布葉垂陰　良曰載則也　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貌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　咬咬黃鳥顧疇弄音　向曰咬咬鳥聲疇匹也亦如我之思人也　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濟曰欽敬也思我所敬謂秀才
也　善曰古詩曰馳情整中帶
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連
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翰曰浩浩水流皃洪大也近國之地
曰畿　善曰毛萇詩傳曰畿疆也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漦　善曰毛萇詩曰萋萋盛皃奮起也漦瀱魚戲
向曰萋萋盛皃奮起也漦瀱魚戲
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漦
心懷　駕言游之　善本作出游字　日夕忘歸　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
思我良朋如渴如饑　銑曰良明謂秀才也　善曰毛詩曰
如渴如飢　每有良明曹植責躬詩曰遲牽聖顏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
愴然而非之　善曰張衡詩曰願
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
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銑曰息師徒於蘭圃圃園秣飼也華
山山名　善曰蘭圃蕙圃也毛詩曰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
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
流磻波　平皐垂綸長川　翰曰

流磻箭鏃也綸釣絲也流箭平皐之澤垂釣於長川謂軍息而漁
也　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爲之綸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　翰曰五絃琴也　善曰漢書曰周亞夫
指妙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善本作玄字　良曰太玄大道也　善曰
濬冲爲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
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
逝矣誰與盡言　向曰郢人善塗有匠石善運斤二人自相知
去其泥而郢人信其妙道斲之泥
才與我得妙道相信如此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　善曰莊子曰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
石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　善曰爾雅曰夫何暖暖之閑夜
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上文

風動袿（一本作幃字）組帳高褰良曰袿衣裾也組所繫帳者褰舉也善曰方言曰袿謂之褠音圭袿或爲幃禮曰幕人掌帷帝綏組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詞注曰以幕組結束王璜爲帷帳也旨酒盈罇（善本從木）莫與交歡輸曰旨美也莫與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善曰毛詩曰旨酒欲飲欲漢舊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濟曰御用也鼓亦彈也善曰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之馨善曰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佳人不存（善本作字）能不永歎平銑曰佳人謂秀才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五言）

司馬紹統（銑曰臧榮緒晉書曰云司馬彪字紹統少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爲散騎侍郎初山濤爲吏部侍郎始中爲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茫茫（呂向曰茫茫遠貌）大塊（善曰莊子曰大塊噫氣）資我（善曰資取也）以形（善曰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寄我（善曰莊子曰寄也）以生（善曰莊子曰生也）既（善曰既已也）來（善曰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植（善曰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朝陽（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傾（善曰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枝（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侯（善曰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時而入事君也說文曰侯候也呂氏春秋曰若使積水於千仞之谿句踐論語注曰七尺曰仞）鸞（善曰蒼頡篇曰凌侯鸞神鳥也）鷟（善本作鸑字）鳳（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神（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鳥（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今（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者（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絶（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世（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用（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

茫茫大塊資我以形寄我以生既來植朝陽傾枝侯鸞鷟鳳翼神鳥今者絶世用

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百練山之峻坡

倚（良曰倚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使積水於千仞之谿句踐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濟曰孤危謂生在幽遠無助角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棲自言有德藏器傾心待時而入事君也說文曰鳳也鸞亦鳳類通言之也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昔（善本作人字）空（口貢切）倦（子免切）見迫束（輸曰平居寄足之地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顧（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矜（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曠（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録（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

上陵青雲霓下臨千仞谿（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使積水於千仞之谿句踐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昔（善本作人字）空（口貢切）倦（子免切）見迫束（輸曰平居寄足之地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顧（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矜（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曠（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録（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材（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且（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相（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顧（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矜（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曠（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録（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

贈秀才入軍詩五首（五言）

其一

茫茫（呂向曰茫茫遠貌）大塊（善曰莊子曰大塊噫氣）資我（善曰資取也）以形寄我以生既來植朝陽傾枝侯鸞鷟鳳翼神鳥今者絶世用

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百練山之峻坡

倚（良曰倚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使積水於千仞之谿句踐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濟曰孤危謂生在幽遠無助角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棲自言有德藏器傾心待時而入事君也說文曰鳳也鸞亦鳳類通言之也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昔（善本作人字）空（口貢切）倦（子免切）見迫束（輸曰平居寄足之地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顧（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矜（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曠（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録（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材（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且（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相（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顧（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矜（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曠（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録（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

上陵青雲霓下臨千仞谿（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使積水於千仞之谿句踐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昔（善本作人字）空（口貢切）倦（子免切）見迫束（輸曰平居寄足之地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顧（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矜（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翼（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曠（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不（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我（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録（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赤鳳類通言之也）

之齊見樂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焉得成琴瑟必何由揚妙曲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曲則此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眞鄉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舟舟三光遲善本作馳字逝者一何速良曰舟舟漸進而馳走時之往者一何速哉善曰黃雅曰舟舟進也淮南子曰夫道歎恐不及時也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中夜不能寐撫劒起躑躅輸曰劒謂常佩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貌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踟躕躑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銑曰孔子歎逝川云不捨晝夜逝者如斯故感此哀年命短促心願從仕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天當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冥冥誰能證奇瑋向曰卞和知玉者若之也人雖有良寸無媒難以進也善曰卞和見上文冀願神龍來揚光以昇燭輸曰假託神龍以喻山濤欲使薦而用之故云願神龍揚

其光暉以相燭照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善曰神龍喻前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荅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荅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荅之體則贈詩當為先今以荅為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向曰吏道謂聖人之道也迫逼迫也窘急也自請拘束無暇也善曰班虎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鵩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纓綏綏謂冠纓垂貌焉可踰纓冠也善曰纓綏制人同於徽纏國之文憲豈可踰乎徽記曰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纏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有餘銑曰恬曠閑暇也煩促急迫也善曰廣雅曰恬靜也荅顏篇曰曠疏曠也我以游娛良曰貽遺娛樂也善曰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嬾

樂穆如灑清風煥 善本作奐字 恬雅之氣如灑清風煥爛又若春華布色 善曰毛詩曰吉父作頌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荅實戲曰摘藻如春華 自若春華敷 濟曰穆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詩即位拜爲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輔導太子少傳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施後報之使也前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 尚雅曰采僚官也南部賦曰園廬舊宅也 殆字 庶幾竝懸輿 翰曰衰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庶幾以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 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 銑曰散髮言不爲冕所束也重陰木林之陰策杖相抱於清渠之上 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 屬耳聽鳴添目翫儵 直由向曰屬傾也儵小魚也 善曰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鶴鳴矣思女賦曰添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良曰餘日謂殘年也 年也桑榆日晚亦比年老之稱以惠養老旦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 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稟自然而成 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旦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賈誼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蔡邕書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 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 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急各殊靜緩躁速也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 濟曰有識自三十成立之後本謂志不在馳逐功名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

黍荷既過任自日已西傾 翰曰黍稷也才輕位重是以過任又年將

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 良曰恬虛謂閑暇也 善曰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

衰暮矣故云已西傾白日　舍曰白日既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傾
才輕　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國家以我爲任重道遠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就也責求也　舍曰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毋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酲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
且清　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謂此言明且清也　舍曰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夕惕坐自鑒　翰曰負負檐也小人爲君子之事難以安之故華自謙卑人居重位爲我戒也惕猶懼也　舍曰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无咎國尚書傳曰惕懼也
温麗無乃違其情　向曰既賜誠志也言華感何劭答賜其篇雖然何劭所贈是啓發茂先則雖章句温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即隱遁是違其情也　舍曰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西都寡
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

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　五言

何敬祖

良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者博學多聞舍曰劭答賜章爲太子師與華相舍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向曰謝去也懸象日月也迭遞也舍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幷馳周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轗軻卷舒淪於不測
忽復來和風與節俱　銑曰與節俱至也　舍曰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傳曰習習和舒之皃揚泉物理論曰春氣臨其風温和
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　濟曰敷布也春氷初泮故泉涌正可臨既嘉木樹庭
周旋我陋圃西瞻　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圃謂敬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
廣武廬　舍曰西都賓曰嘉木敷布其華也
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無也　舍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亡謂貧
鎮俗在簡約樹塞　舍曰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無也　舍曰毛萇詩傳曰有謂富亡謂貧

馬足摹 向曰理俗在簡約節儉之道爲摹學晉氏樹塞門也鎮理也 舍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在昔同班司今者誼園墟 舍曰同班司已見張華苔詩 私願偕黃駿逍遙綜琴書 翰曰偕俱也黃駿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 舍曰黃駿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 舍曰爵酒盃舉於林木茂除之下躊躇緩步也 棄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向曰何用遺忘形骸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死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羆遷斥昌夜丘令一首 四言 舍曰晉百官名曰外兵郎

馮文羆集云文羆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闕駟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翰曰文羆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故贈以此詩

於皇聖代 舍本作世字 時文惟晉 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有文德以和天下者惟我晉道也 舍曰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處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人立法也 受命自天奄有黎獻 良曰奄大黎衆獻賢也 舍曰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生我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 闔闢既闢承華再建 濟曰闔闢天門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 舍曰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閶闔門隆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宮在太子國儲以對閶闔故謂之再也 上有集惟彥 其一向曰明美稱在上謂天子能集用俊彥在上 於左右惟辭也 舍曰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舍本作 弈弈馮生哲問 舍本作問字 允迪 翰曰弈弈美盛皃馮生則文羆也哲智允信迪道也 舍曰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弈弈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 天保定子靡德不鑠 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言天之安定子之道無德不盛子則馮生也 舍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之風爾雅曰鑠美也 邁心玄曠矯志崇邈

銑曰邁行玄美曠大矯舉崇高邈遠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 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遵遵

彼承華其容灼灼 其二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 向曰斯謂馮也戢斂也羅吳人故云此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

翻 善本作翻字 飛自南 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翻飛往南而來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翻飛鴛鴦又曰翻飛鳥也 有命集止

曰南 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良曰如鳥出於幽谷之中相與同林謂士衡亦為洗馬 善曰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遺物識心 其三銑曰交映謂相明也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也 雙情交映 善曰映猶照也 人亦有言

交道實難有頹 丘彌者弁千載一彈 濟曰頹冠也弁亦冠也千載一聖人出聖人能說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 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亦為難也毛詩曰有頹弁皃也弁皮也彈冠也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頹弁樂

切與眭同音 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衷秋蘭 其四翰曰曠遠也言我與文龍遠齊王貢之歡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利又能割斷金石言堅甚也衷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向曰羣黎百姓也綏安勤勞止辭也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與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 善曰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縣令也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 其四翰曰羣黎百姓也綏安勤勞止辭也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與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銑曰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縣令也 善曰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縣令也

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 僉曰爾詣俾民是紀 濟曰僉皆詣和也爾謂云羆可詣和其政理使斤丘之人是謂紀綱也 善曰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詣毛詩箋曰以網罟喻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為政理之紀也 纏緜帝祉 其五向曰徂往也乃眷北征謂斤丘在北對荅闡揚天子之美祉美也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田畯昔之游好合

纏緜 良曰纏緜密皃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恩好庶蹈高蹤

借曰未洽亦既三年 翰曰借曰假曰也洽猶足也言王事
年也 善曰毛詩曰 無暇常假曰而游尚未爲足亦已三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 善曰應璩與趙叔
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 銑曰居謂嘗在
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兵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
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其六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銜也言常相
與並轡齊鑣連迹而又同塵也 善曰
鄭玄禮儀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騄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
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之子
既命四牡項領 良曰之子謂文羅也既命謂奉帝命出於斥
丘四牡駕車也項領駕木項上也 善曰
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遵塗遠蹈騰軌高騁
翰曰騰疾行也軌跡也騁馳也 善曰四子
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 慶雲扶質清風承皇
鄭玄考功記注曰軌謂轍也 良曰景
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言 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疾也 善曰廣雅曰貿驒也 其七良
永長也 善曰毛詩曰嗟 殊窮逢有違 良
我懷人毛萇曰懷思也 荀字 善本作
時陸公免官居家故云殊違也 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
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 賈達經

語注曰違異也 及子春華後爾秋暉 翰曰與子少壯時同官故云
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
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 逝
將去我陟彼朔陲 善本作陲言馮公既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也
也 善曰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高岡
朔陲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陲邊也 非 善本
念心孰爲悲 其八向曰非子交親使我 作悲 子之
思念則我心誰能悲也

荅賈謐一首 四言并序 善曰王隱晉書曰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爲太子洗馬 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作洗 魯公 善本
二字 賈長淵以散騎常侍 無此
任散騎常侍太子謚食封於魯 善曰高誘呂
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毛詩曰東宮之妹 余出補吳王
郎中令 銑曰吳王武帝子封於吳郎中令王府官名 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

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也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舍曰臧榮緒晉書曰機爲尚書中兵

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荅之

舍本有云爾字

伊昔有皇肇濟黎烝翰曰伊惟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烝黎庶也舍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先猶尊也創始景大膺當也言魯尊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爲人主也舍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我王是膺毛萇曰膺當也降下翣翠后君迭通毗亡也三皇之下翣翠君迭有興亡舍曰爾雅曰迭更也日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雅曰通迭更也邈矣翰曰邈遠也崇替亦猶興亡也終古崇替有徵舍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勸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濟曰季末也皇綱以網爲喻也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網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火舍本作大字辰匿暉金虎曜舍本作習字質濟曰匿藏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昴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入昴昴是金虎曜質謂漢亂也舍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爲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雄旦馳騖義夫赴節濟曰英雄分其土地節將救王室也舍曰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也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釋玉室也揮動也舍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鄭去其守位動用干戈以謀匡救侯釋位以開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平向曰靡無也泯滅也舍曰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平向曰墜落曾則也言漢室衰微如落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向曰皇天乃眷婦賊曰日麗麗以西墜說文曰振舉也舍曰丁德禮寡三哲使理天下之人俾使乂理也舍曰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啓土雖難改物承天其三良曰三哲劉備孫權命舍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

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
明堂陰陽録曰王者承天統物也爰於即就宮居也言於此有魏就
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出劉劉備也
實龍飛劉亦岳立良曰吳岳立言如四岳諸侯之立也云吳實龍飛
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也舍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
良曰載則揚舉哉藏也組豆禮器也言天子盛舉干戈不暇尚禮也
舍曰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組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其四銑曰言所玩習但爲凱樂之
曰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翫同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也舍
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天厭許覩銑曰厭謂魏也魏土德
其凶厭將有革也舍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干
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
魏徵黃精挨期天下歸高賈逮國語注曰厭兆也言禍有兆獄訟
違魏謳歌適晉翰曰言決獄定訟謳歌道德皆違之於魏而
之於晉也適之也舍曰孟子萬章曰堯以
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
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
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故云歸藩舍曰魏志曰陳留王詩
帝禪位於晉封魏帝爲陳留王故云歸藩
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
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吳也稽顙政獻謂歸晉德
爲目舍曰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曰三江既入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灵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赫矣隆晉
奄宅率土向曰赫隆皆盛美貌奄大宅居也率土天下也舍
曰曹府君陳貺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
又曰率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斯祜向曰言對荅揚舉天人之事有
其次於此福矣秩次斯此祜福也舍曰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
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爾雅曰祜福也惟公太宰
光翼二祖翰曰太宰賈充也謚之父太祖爲大將軍以充爲右
弼也舍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即位復爲太宰云二祖光翼謂充爲輔
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誕育洪胄纂戎干魯其六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
繼大於魯也舍曰臧榮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
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魯公故云
繼戎大也武帝封謚爲黎民子襲封槐

自表陳是亢遺意也帝許之以論爲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緝戎祖考鄭玄曰緝繼也戎汝也考成也言繼汝祖成汝父業也毛詩曰俾侯于魯侯君也

東朝既建淑問載彰

良曰太子既立美問甚高也東朝太子也建立淑美問聞也彰著也言我高貞

和向日我謂太子也言太子求明德之人以濟王事同心而和穆也

舍曰謂求懿德已見上文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齊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

戾止衮服委

平

蛇

徒何銑曰戾至也周禮曰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衮冕而下毛詩曰返食自公委蛇委蛇美也衮服謂衣冠也

舍曰毛詩曰三公自

華

其七翰曰媚愛也言論思愛

也

舍曰王隱晉書曰論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奭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見上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

良曰逮及也幾爲太子洗馬故云下僚

舍曰下僚謂洗馬也

及子捷遲同林異條

銑曰捷遲

游息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論先貴也

舍曰俱在東官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陰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捷遲偃仰

年殊

志比服殊

舍本作舛字

義稱

直留濟曰論少機老故曰年殊相遠

忘相善故曰義稱

舍曰服章服也

爲友故曰志比爵秩各異故曰服殊

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偏多也

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良曰跨越也言同游經歷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也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

向曰祇敬也

舍曰尚書曰祇承于帝論語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也

往踐藩朝來步紫微

向曰出爲吳王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入爲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子之廷至尊所居謂爲尚書郎

舍曰蕃朝吳也紫微天子官也

升降祕閣我服載暉

翰曰祕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

舍曰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嘆爲尚書侍郎再讀高祖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予云入爲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

敦云匪懼仰肅明威

良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明威也

舍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其九良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明威也

昔良游茲焉永歎

銑曰分別則易集會則難

舍曰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

念冀難

平

向曰此重述出郎中今在吳時相思也

舍曰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僭

公之云感貽音翰

平

濟曰魯公感此分別之事遺我此詩音翰謂詩筆

輝毛詩曰茲之永歎

也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韋昭曰翰筆也　蘇彼高藻如玉如蘭　善本作之蘭字其十翰曰蘇歎美也藻文也魯公尚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　善曰蘇文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蘭力旦切協韻力丹切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　向曰江漢有木謂橘也言度比則為枳故云不踰境此言物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而不銅故萬邦作詠潘岳戒之以木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銅故萬邦作詠潘岳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　民之胥好猶狂　善本作狂猶字通　聖我以言相戒使我猶狂之心厲以作聖踰不善人也言謚之相好贈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　善曰爾雅曰胥相也謂

餘語之聲　舊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竊貪也**南歸**態永安北邁自屬也態息頓止也永安舊名　舊曰毛萇詩傳曰態息也頓止舍也**永頓承明**銑曰南歸謂弟也北邁謂兄也永頓承明皆亭名　舊曰毛萇詩傳曰葉子如遺也**安有昨執承明子弃予**與協韻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曰弃予也執跡也　舊曰毛萇詩傳曰葉子如遺也**辛楚俯仰悲林**舊本外字**薄慷慨含**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慷慨為歎含蓄辛酸痛楚猶痛也　舊曰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為辛楚泣血連如楚**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齊曰言懷思往時之歡絕其端也哀來則憂心成其亂緒也　舊曰言和悅纏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更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悼慟曰欲敘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銑曰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慘舒翮謂如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　舊曰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鄰炎詩曰鴻飛遵渚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　翰曰顧彥先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舊曰王隱晉書曰顧榮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向曰大火南方星也貞正也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氣也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為夏　舊曰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王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准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叱重陰**良曰望舒月御也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也屏翳雨師叱重陰而為滯離著也屏翳雨師也　舊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輝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并號起雨王逸曰并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淒風迸時序苦雨遂成霖**銑曰淒寒迸逆也為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日雨為霖也　舊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所患也小雅曰迸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朝游**

忘輕羽夕息憶重衾 濟曰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 善曰輕羽謂扇也傳敢有羽扇賦衾已見上文 感物百憂生纏緜自相尋 翰曰感此風雨也纏緜思亂貌 善曰白憂纏緜並已見上文 與子隔蕭牆蕭牆阻 善本作隔字 且深良曰蕭牆牆院落之牆 善曰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 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 向曰託寄也聲音謂信命往來 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善曰毛詩曰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詩曰仲

朝游游曾 善本作層字 城夕息旋直廬 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 善曰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 迅雷中宵激 善曰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 玄雲拖 徒可於目前也 朱閣振風薄 善曰說文曰拖曳也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閣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 豐注溢 銑曰豐多 脩霤黃潦浸階除 善曰毛詩曰脩永也霤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庭之霤黃潦又浸於階庭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沈 善本作沈字 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 向曰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也 稼涅梁潁流民泝荊徐 翰曰稼謂田苗也涅沒也梁潁二郡名言此郡田稼沈沒人之流散泝水上於荊徐二州 善曰廣雅曰涅沒也梁潁二州荊徐二州名也 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 濟曰眷言反吳人其鄉國多水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生民而使之以利之今此尚為沈渠則懼彼已為魚矣微禹吾其魚乎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曰美哉禹功明德遠

贈顧交阯公真一首 五言

翰曰晉百官名云顧衡思之故贈此詩 善曰晉百官名云顧祕字公真為交州刺史十二州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向曰肅嚴邁遠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

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

裔 銑曰公貞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即交阯也 善曰潘尼為吳王郎中令謝承後漢書曰交阯也解嘲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北鎮南裔近撫佚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

伐鼓五嶺表揚旌

萬里外 良曰伐擊也五嶺交阯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蠻夷之地有戎裝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騁威萬里之外 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裝淵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騁威萬里之外

遠績不辭小

立德不在大 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不在大國小而可為之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功而大庇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

帶 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海如繞帶亦言度不難也 善曰古辭里傳遊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

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

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銑曰言惆悵瞻望其歸施異相見也此士衡思歸之意 善曰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 五言舍曰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 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 善曰周禮曰藪牧養畜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

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 銑曰翩翩旅游之貌 善曰漢書貢禹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

路歸谷水陽婉孌崐山陰 濟曰路歸谷水崐山並吳地山水思之路騶若見其在於目前也婉孌存思兒水北曰陽山北曰陰 善曰楚辭曰婉孌好兒水經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崐山父祖葬焉顧夷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陽婉孌已見上文

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 善本作沉字銑曰營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沈不定也 善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猶也營魄經謨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祭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 良曰庶安豫之志欽敬也所敬謂兄也 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途毛詩曰願言思子孤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深 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謂人事阻難不遂所心使我怨深也

舍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曰號泣於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 安得忘歸草

言樹背與襟舍本作衿向曰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忘憂欲樹於前後以忘憂也 善曰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 斯言豈虛作思慕鳥有悲音翰曰謂此言不旦有悲聲況人豈無之也

荅張士然一首 五言良曰孫盛晉陽秋云張駿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機從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荅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張駿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駿十余切

陸士衡

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向曰躋升峻高玄深也 善曰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祕閣然祕書省亦為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 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吊魏終朝理文案簿暮不遑眠善本作瞑字 銑曰遑暇也 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 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翰曰此機從駕出巡祭祀致敬鬼神祈年豐也 善曰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則祀禮記曰祭

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 逍遙春王囿躑躅千畝田濟曰時晉有春王囿天子游焉逍遙閑樂皃躑躅漸進行皃時天子籍田躬推千畝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與躅躅同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 迴渠繞曲陌通波接旨阡銑曰迴渠曲渠也東西為陌南北為阡阡上若從下扶持而上也 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嘉穀垂重頴芳樹發華顛銑曰垂頴穀穗頭耷耷然也 善曰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 余固水鄉士撫轡臨清泉善本作淵向曰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甚荼也 善曰水鄉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執為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 感感多遠念行行遂成篇良曰感感憂也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為令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荅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翰曰悠悠遠貌善曰鸚鵡賦千里何時復來會
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悠悠二京素衣化爲緇
曰緇黑色京洛多風塵素衣染黑也善曰毛萇詩傳
感念同懷子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不起良曰隆繁也心曲謂中心也徽情滯滯而不起善曰王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曰暴使已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
脩身悼憂苦隆思亂心曲沈徽滯
徽沈難剋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游
舍本作浙字江汜銑曰剋猶可也興起也汜水名言徽沈難起心亂難理是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涯以見所思也善曰魏文帝善霖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向曰此詩代荅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闥深閨也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慈母言思歎有餘哀西京興曰重閨幽閣
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翰曰婦自借問以發詩情佳人則荅先也眇然極望若在天之末畔蓋思遠也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
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良曰游宦子仕於中朝脩長也善曰遊宦已見上文
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參商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有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禁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
離合非有常譬彼絃善本作弦字與苦音括濟曰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絃與苦前苦暫苦絃乃釋遠去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
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翰曰金石謂堅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善曰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羆一首 五言翰曰文羆爲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良曰承華太子所居乃士衡與文羆同爲洗馬善曰二三子

及承華已見上文 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 銑曰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也 善本無此二句 曰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 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 善向曰故林太子宮言尚為洗馬 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 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 善曰所欽已見上文 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翰曰軫車也言發洛陽也水南曰汭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 大河黃河也陰謂河南斤丘所在也 善曰大河黃河也陰謂河南斤丘故云朔塗毛詩曰 停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同城願其迴深 善曰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 良曰臨川結謂水聲相感志節之士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 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 愧無雜佩贈良訝代 兼金 銑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愧無此物而以善戒之以代兼金好金也訝猶戒也 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惡金也 夫子踐遠猷款

誠寄惠音 翰曰夫子謂文顥也踐美猷德也言夫子有美遠之德款誠之志寄惠我音信也 善曰尚書曰遠乃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愁 濟曰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怨焉如擣方言曰惆悵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怨或曰悲或曰悵悵或曰悲悵悵悵

也顧與兄弟雖契闊常同也 舍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騑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一首 四言

潘安仁 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 天地也烟煴元氣也 舍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繩闡化八象成文 翰曰奧於也伏羲始爲君結繩闡化後書八卦以成文字 舍曰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羲也聲類曰闡大開也

粤有生民伏羲始君 粤有九州區域以分 其一濟曰茫茫 舍曰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區域猶都邑也言都邑自此分也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 良曰神農没而黃帝承其統紀 舍曰史記曰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

畫野離疆爰封衆子 向曰言分別州土疆界以封衆子也

曰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得百姓者一十四人也 舍曰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也

周繇祀 向曰繇因也言殷因於夏而周繼之商曰祀也

舍曰楚辭曰思堯舜分讙與毛詩曰相彼泉水載淸載濁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臾也言六國雜亂思周之淸平也

缺 徒結切 六國互峙 其二翰曰如瓜蔓之引交互而立也 舍曰毛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

彊 舍本作強字 秦兼幷吞滅四隅

舍曰史記曰秦始皇初幷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方也

子嬰面櫬漢祖應符 舍本作膺圖良曰子嬰秦王也面縛輿櫬降漢祖漢祖乃應符運也櫬棺也降者輿而自隨以明必死也

靈獻微弱在涅則淄 向曰涅水名也 舍曰子嬰漢祖並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袁紘士輿櫬東京賦曰高祖膺符靈獻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 舍曰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

倚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土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 其三銑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善曰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啓開也

翰曰孫權僭稱帝號 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曆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駒也勝字書曰憯假也

南吳伊何僭號稱王

大晉統天仁風遐揚 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 善曰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僞孫銜璧奉土歸疆 良曰僞孫謂皓也 善曰銜璧而降奉國土歸我晉之封疆也璧者國寶降者親奉於君面縛無手以執故用銜也

婉婉長離凌江而翔 其四向曰長離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貌陸機白凌江而來亦猶鳳翔也 善曰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掞光耀明邑璜曰長離與鸑鷟古字通

鶴鳴九皐猶載厥聲 銑曰鶴鳴九皐之上其聲聞天詩人猶記之載猶記也 善曰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谷爾勞商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 善曰毛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

況迺海隅播名上京 善曰海隅吳也播布旌招賢之旨撫奮也宰庭天子之庭也 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翼宰庭 其五翰曰海隅吳也播布旌招賢之旨撫奮也宰庭天子之庭也 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後漢書祖授謂袁紹曰將軍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旌撫翼已見上文宰或為紫非也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 濟曰儲皇副主也言擇任賢良 善曰漢書蹤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簡以為左右 善曰漢書蹤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曰則君顯明於世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 良曰英英鮮明皃朱鸞瑞鳥也亦喻君子岡山也南岡謂機自南來也 善曰鸞亦翰機也毛萇詩傳曰故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

曜藻崇正玄 向曰曜藻文華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機時為太子洗馬故曜文章於此殿玄晏丹窅大夫之儀服 善曰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晏禮記曰君朱韓環裔要略曰韓以象裘色取其道德之芳也

如彼蘭蕙載采其芳 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言陸機如蘭蕙太子則惠帝弟吳王晏出為大

藩岳作鎮輔我京室 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

將軍以鎮吳機爲郎中令故云輔我京室也　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綰自同關鎮我北壇毛詩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旋

反桑梓帝弟作弼　良曰機吳人今與吳王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爲帝弟之輔弼也　或云國官　善本作官　善曰桑梓已見上文作弼謂爲吳王郎中令也　清塗攸失　向曰或有人云自太子洗馬出爲郎中令是失其清官之塗　善曰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太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　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其七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之貌言失清官之塗而逾肅敬自安逸也　善曰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井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陳太丘碑曰澹然自逸　廊廟惟清俊乂是延　向曰乂理延進也廊廟之官惟擇其清俊能理之材是進用也　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宿曰廟捷爲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乂是延也尚書曰俊乂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濟曰擢拔也國吳國也言拔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濟曰擢拔也國吳國也言拔吳王郎中令徵入爲尚書郎擢拔應此舉從吳國遷爲此官　善曰方言曰擢拔也　齊繚羣龍　光讚納言　良曰羣龍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羣賢齊繚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　善曰謂爲尚書郎也楊雄

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陸爲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　優游省闥珥筆華軒　珥執也言閑豫於省闥執筆殿上以侍天子也　善曰毛詩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實憲曰珥筆持牘年謂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曲欄也　離散良　善曰左氏傳臧昭伯曰纘緜從公無通內外也　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　絲竹撫鞞　步迷　舞韶　良曰賓敬也雖以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其九向曰脩長即明也逍遙往也　自我　善本作成字　善曰左氏傳臧昭伯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舞樂名　脩日即月攜手逍遙　離羣二周于今　銑曰謚與年也于今贈詩時也　善曰禮記曰子夏曰言離羣索居毛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雖簡其面分著　情深　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面別分義之理明于深情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索紹與公孫璠書曰分著丹青　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濟曰超謂爲尚書郎言子超升實歡我心　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　發

言為詩俟望好音 其十良曰發言舒志為詩也俟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荅此詩也 善曰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層 向曰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誡陸機也 善曰郭璞曰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 立德之柄莫匪安 善本作恒銑曰言立德權柄當安守其恒常也 在南稱甘宣字 善曰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 度北則橙音登協韻翰曰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亦同是而易節故引為戒 善曰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誡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其多甘橙枳皆是 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頹尊也摯伯陵荅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良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位至太常卿 善曰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也延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陵為東南昔時之美也 善曰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子莫不令德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流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鳳也喻晉賦曰振鱗奮翼應德聘使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也 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聘使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也林容與墳丘 其一濟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三墳丘九丘皆古書也婆娑容與皆游放之皃 善曰荅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史也能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隨以光融 良曰瑜玉上美者隨隨侯珠也玉以瑜而温潤珠以光色而明即言人加學亦如之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隨隨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 上京羽 善本作乃字 儀儲宮 善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爾芳風 善曰玩猶愛也 玩爾清藻味 向曰漸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 乃漸

泳之彌廣挹之彌沖 其二銑曰泳游廣遠德韻中深也言游酌頓德之源彌覺深遠 善曰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挹酌也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猶虛也 崑山何有有瑤有珉 翰曰崑山喻省閣也瑤珉喻君子也 善曰新序晉平公嘆曰楚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舡人固桑對曰夫劒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 及爾同僚具惟近臣 濟曰僚官也正叔嘗為太子舍人言與機同官俱為近臣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仁泉宮已見上文毛詩曰我覯斯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近臣盡規 予涉素秋子登春雨 良曰素秋喻老也青春喻少年也 善曰素秋喻老者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蕭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受謝之風而廟列日新之德日新者謂機也 愧無老成 善曰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壯則勿用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正叔老成人言與機同官俱為近臣 彼日新 善曰大戴禮曰君子之德日新其德 大邦惟桑惟梓 良曰祁祁眾多貌大邦則吳矣謂是機之桑梓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爾 善曰毛詩曰采蘩祁祁毛萇曰祁祁眾多也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 銑曰穆穆美也伊是也謂美是人為

吳綱紀也 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銑曰諧和也惟王謂帝弟吳王也卿士即機也 善曰尚書帝曰疇諧其四翰曰俯僂屈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 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 我馬既秣 濟曰巾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 善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秣馬已見上文 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良曰星辰夙駕言早發也脂膏也以滑車也轄車鍵也 善曰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駕說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 婉孌二宮徘徊殿闥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銑曰婉孌徘徊皆顧慕兒二宮謂帝及太子宮也機經任之故正叔暮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饑渴之情也 善曰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也 昔予忝私貽我蕙蘭 銑曰陸先贈潘詩故云忝私情於我而遺我蕙蘭也蕙蘭香草以喻文章之美 善曰陸集南贈正叔詩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翰曰徂往旃之也 善曰徂東謂適吳也

毛詩曰駕言徂東
又曰何以贈之
貴以寸陰可爲寶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
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與璠美玉也**彼美陸**
生可與晤言良曰言陸機之美可與申明晤之言　善曰毛
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王言向曰潘岳爲河陽令是尼從父故不言名

潘正叔

寏善本作密字**生化單父子奇涖東阿**銑曰寏子賤子奇並
古良宰也單父東阿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密子賤
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入日夜不居以
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以問其故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
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
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也
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毀閭童子爲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
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翰曰桐
鄉爲桐鄉嗇夫主稼穡之邑武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爲業或以
絃歌見美以岳喻此四賢　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
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
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
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爲邑起家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
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
子游爲武城宰**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
縱良馬於平路躍潛龍於大波喻得塗也　善曰驥龍喻岳也**弱冠步鼎鉉既立寄**善本作
宰字**三河**良曰弱冠也鼎三公象也鉉舉鼎耳環也岳二十爲貴光府掾故
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　善曰岳
早辟賈充府出爲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
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
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流聲馥秋蘭摛藻艷春華**
向曰馥香摛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蘭發其文藻美於春華也　善
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蘭兮青青說
文曰摛舒也摛藻春華已見上文**徒美天姿踐豈謂人爵多**銑曰仁義
忠信曰天爵公卿大夫曰人爵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
也　善曰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之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終亦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向曰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王秦以爲理獄之官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搆脩梁材 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出玉巳見上文脩長國之枝 舍曰崑山出玉巳見上文脩子曰鄒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 濟曰脩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況以喻國也瓊玉喻材以喻羣賢合成於國也 舍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況君子也言君子皆捆仁蓁義之道聚望天子之左右 舍曰游鱗萃靈沼楚辭曰擊天階而下視王在靈沼楚辭曰擊天階而下視 膏蘭孰爲消濟治由賢能 濟曰賢能治理亦猶是也孰誰也 舍曰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蕙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 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 銑曰王侯謂貺也崇禮門名王前爲尚書郎朝奏皆在此門言今厭之迴迹清肅憲臺即御史署 舍曰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法官儀曰御史爲憲臺也 蠖屈喻擊人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在外以求伸也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 舍曰周易曰尺蠖之屈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爲步屈也又曰泰小往大來 恊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濟曰協合毗輔畢盡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盡力以佐康哉之風 舍曰尚書曰三后恊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二十四卷

110X
505
31